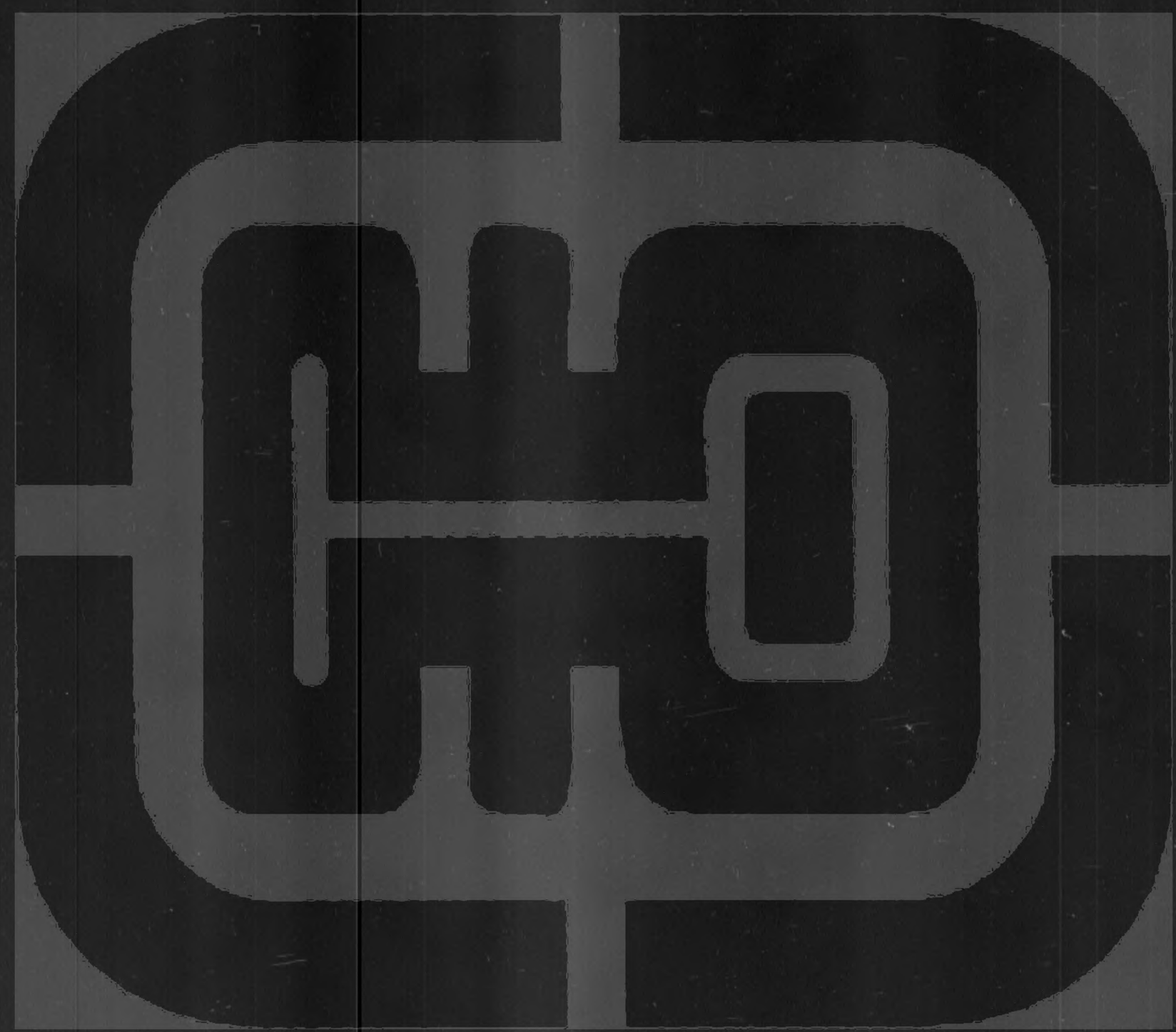

論衡卷第二十五　王充

詰術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意篇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

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一有不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

以破紂何也曰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曰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曰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曰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曰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曰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

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禀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禀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禀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

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

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

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閤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為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蒲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

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蒲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爲命絶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劒操杖與鬼戰鬬戰鬬壹再錯指受服知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鬬無以異也病人戰鬬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

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闚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脩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蚤蝨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蝨內知有欲觧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

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蠡蟲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達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

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脩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

謂祟未得得祟脩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脩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脩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甕栗牛粢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

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嘘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嘘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脩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

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檝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蒭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檝而掊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檝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檝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

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檝掊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鼽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脩具謹絜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礿祭夫言東鄰不

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脩具謹絜與不謹絜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礿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邪將以人食爲饑飽也如自有儲偫儲偫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偫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世所見鬼非死人之神或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反

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
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
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
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
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
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

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
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
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
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
自禹興脩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
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
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
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俗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

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

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註音窆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劒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劒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劒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之帶劒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脩興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慇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

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絶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絜也鬼神清絜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精不能爲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絶久廢而不脩其何禍福於人哉

論衡卷第二十五

論衡卷第二十六　王充

實知篇　知實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

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

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陜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刋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讖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

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

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逆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

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塹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

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
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
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
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
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
矣案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輙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
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
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
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祕衆人闊略寡所意識
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

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
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
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
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
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
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
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輙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
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
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
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

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

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狌狌知往鴟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狌狌乎則夫狌狌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

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驟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聪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駮不純踦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輙決不可知之事

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

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

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問字）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

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闕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絶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已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絶也道極命絶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筮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絶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鑒絶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

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筴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彊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丘革之色君口垂不喻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

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胷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

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推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

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

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荅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

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禀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

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第二十六

論衡卷第二十七

定賢篇

王充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

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
庭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
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
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
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
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
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絜不交非徒失衆
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
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
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
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
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
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
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
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
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
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
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

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耻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劒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劒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

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

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毫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

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后功成事立效驗可見
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
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
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
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
少雙海内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
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
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
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

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
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
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
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
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
致氣既寒更爲温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
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
更温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
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
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

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刼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刼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劒斬襄子之衣不足識

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皐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

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篇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筆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檝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惧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絏伯玉

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耻有分爭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

飢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絜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

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之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惏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筴越彊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胷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

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
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
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
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
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
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
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
弓藏狡兎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兎之犬
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
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

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
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
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爲
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
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
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
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
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
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
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

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
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
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
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
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
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
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
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
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
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

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
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
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
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耿也伯夷無可
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
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
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
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
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
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絜行無知明以

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
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汚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
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
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
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
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
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

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
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
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
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
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
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
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
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
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
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

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胷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達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飾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飾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

刻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

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